

序

後叙

韓文起

卷三

韓文起卷之五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姪婿陳夢璧帝文全校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邵南往河北乃燕趙故地也董生舉進士連

不得志於有司連者不止一次也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此與

投合之相董生勉乎哉勉其夫以子之不過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提出

仁義二字微詞也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感慨悲歌之士皆仁義性然吾嘗

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乎古所云耶唐自天寶以後河北藩鎮不稟朝命每自辟土

風俗亦多習亂非當日燕趙之比臣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以董生之合不合卜風俗之

董生勉乎哉此勉其行就董生一人言吾因之有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

墓樂毅燕趙之古人也樂毅古燕之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

燕市屠狗高漸離友漸離與荆軻相樂相泣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

出而仕矣勸燕趙之不得志者來仕則董生不當往

韓文起

林西仲曰。董生壽州安豐人。貧能讀書。有孝行。貞元間。公就食江南時。與交。有嗟哉董生行詩。河北諸道。趙廣成德軍。燕廣幽州營。其往河北。無非憤己不得志。欲求合於不奉朝命之藩鎮。送之者。斷無言其當往之理。若明言其不當往。則又多此一送也。細思此等題目。如何落筆。乃韓公開口。不言今日之河北。止言昔日之燕趙。併不言燕趙有爵位之人。止言燕趙不得志之士。謂董生到彼。自與此等意氣投合。若不知其此行有干用之意者。然次段復言感慨悲歌之士。仁義出乎天性。同調相憐。決其必合。是明明以仁義二字硬坐在董生身上。何等勸勉。三段暗指藩鎮拒命。風俗漸改。恐非昔日之燕趙。未必有感慨悲歌其人者。止在董生之合不合處決之。則董生此行自不可少。末段令弔古人而勸今人來仕。正欲其知自處意。通篇以風俗與化移易句為上下過脉。而以古今二字呼應。曲盡吞吐之妙。坊本惟極口虛贊。全未解了此義。甚矣讀書之難言也。

送齊暉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于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

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下之人

上下之間無交疑者

故上之人行志擇諛坦乎其無憂於下也

不慮見黜者之造謗

下之人剋己慎行確

乎其無惑於上也

不疑在位者之行私

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

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

已上言古人取舍之公皆出於本心之自然

及道之良

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

雖成佳話却非

古道所宜存

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

衆之所同好焉矯而出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

乎有違心之行有悖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

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

方免得謗議

烏虜今之君天下者不亦

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

畏首畏尾

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

嚮道猶汲引勤亦勞也○已上言後

世之取舍皆假飾以示公非本心之所安也

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

君人宜有公則司之不公則

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有司疑君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

下人之過也。有司之枉已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

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

不可得而化也。人之私心不可驟化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其假飾示公之故

天命不生疑阻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已上言後世人人循私其若高陽

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江名映以故相為為時名相出藩於南朝之

碩臣皆其舊交。親且通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以其兄故避嫌不敢取者非一次

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

抱負其業東歸於家。不怨有司之枉已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眾矣亦

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問於有司其不

亦鮮乎哉。難得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

也。知命不惑者也。以今日之言決其後日之造就

林西仲曰齊皞以其兄故數見擯於有司乃不以為枉而自咎其學之

未至此古道也。在有司避嫌不取，亦出於時俗之見，無可奈何。是篇以公私二字分出世道之盛衰，又深惟其所以致此之故，以見古道之必不可復。層層推勘，曲盡世情。末盛贊齊生之難得，總收上文。公少年筆力，即周匝如此，豈可多得。

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

總提每年應舉之數

始自縣考試定其

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

第一層不得與者甚多

州若

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

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

第二層不得與者尤多

有司者

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

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

第三層不得與者更多

能在此選者，厥惟艱哉。

已上就額數上論見得與出身之不易

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

其大說。

方謂之通二經

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

部矣。待與鄉貢者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

班白之老。待年最久半焉。待與出身者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

者焉。因二經不甚明。竟以鄉貢老者。已上就年齒上論。見少年捷得之不易。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

一舉而進列於二百之列。貞元八年進士。以最少之數。又二年益通二經。有

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十六衛皆有兵曹參軍。正八品。又以二經受官於吏部。人皆謂童

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霧。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已上言童子所

子請於其官之長。本衛將軍隨父而寧母。先是父憐其幼。曾護歲八月。自京師

道陝南至虢。虢今盧氏縣。與陝州俱屬河南府。東及洛師。即洛陽。北過大河之陽。孟州今九

月始來及鄭。今鄭州。童子家在此。自朝之聞人。京師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陝虢洛河

下官皆厚其餽賂。或作詩以嘉童子。以其為異故。童子亦榮矣。已上言童子之

所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通篇托要語。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知進

求益不知便是欲速成。夫少之與長也。異觀沙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

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

已學者

通二經出身受官

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

進於

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

也

陸公名贊字敬輿嘉興人

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

贈處之言見檀弓

故有以贈童子

疏贈字來應

林西仲曰始敘通經出身之難轉入張童子一舉而得之易隨以進童子於道一語為通篇結穴意既正大詞亦條達不煩註脚也但茅鹿門以呼為童子疑唐有童子科而張得與其選以為榮不知古人稱呼多以質言之雖同舉於禮部出於陸公之門其呼為童子正所以著其異於人不似後世必稱老年臺老門翁也按唐制取士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其科之目有明經有進士有童子共有十一科而明經又有五經二經通計七種經分大中小三等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孝經論語皆兼用之明二經者或一大一小或二中凡序中所言者皆與童子科無涉童子科則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通者子官通

七者予出身而已况又有班白之老及終身不與等語乎前輩讀書亦往往疎畧如此於後學復何責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

不平二字是一篇之線有聲皆謂之鳴

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

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

躍趨沸皆有聲三句

單承水來

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

從草木水轉入金石為下文樂字伏脈○已上言凡物之鳴非無故自鳴皆有使之者以

起下文人言正意

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詩也有思其哭也有懷

詩哭皆有聲

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不平者乎

人非無故自言樂也者鬱於中而

泄於外者也

鬱不出之意從詩哭轉入樂為下文詩詞伏脈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

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

從樂字生出善字假字為下文天假人之鳴而擇其善伏脈○已上言人之有言非無故

自言皆有使之者猶人假八音以為樂也

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

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

者乎

推奪所以為不平是聲之所由出天字是一篇綱領○已上言四時有聲皆天所假以起下文天假文詞正意

其於人也亦

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文承上言字轉入尤擇其

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

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應上樂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

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皆天和其聲使鳴國家之盛者周之衰。孔子之徒

鳴之。其聲大而遠。極善之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已乎。明明是天假夫子以

文詞垂教。引論語作証據甚確。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荒大。唐空也。楚大國別是一種鳴。楚大國

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天使自鳴其不幸者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

皆以其術鳴。鳴雖不同。乃天運所必趨。猶四時之相推奪。皆可謂之善。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

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自唐虞至此。歷敘善鳴者皆出於天之所假。其下魏晉氏鳴者不

及於古。古指虞夏商周。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

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即當日稱為善鳴者。亦將不成其為善鳴如此。將

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若天肯顧其德。必假善鳴者使之鳴。其名必不如此。

此段言不善鳴者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

非出於天之所假鳴者其所能鳴鳴者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也存現在

不見用於時也其高出魏晉魏晉收上文不懈而及於古其無懈筆處可追

至此方點出本人其高出魏晉魏晉收上文不懈而及於古其無懈筆處可追

句與上文不及其他浸淫乎漢氏矣本註其佳處純乎其為漢氏坊從吾遊

者李翱張籍其尤也雖拉二人陪講加從吾遊三字三子者之鳴信善鳴

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使在上之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

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使之在下鳴國家之盛與自鳴其三子者之命

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三子得天獨厚不必東

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結言所以

林西仲曰按昌黎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強吞之傍有一人拊掌而笑

覺後胸中如有物下咽自是文章日麗後見孟郊乃夢中傍笑者是兩

人文詞皆本天授為最得意之文而是篇為最得意之文也其大意以

為千古文章雖出於人却都是天之現身不過借人聲口發出猶人之

作樂借樂器而傳非樂器自能傳也故凡人之有言皆非無故而言其胸中必有不能已者這不能已便是不得其平為天所假處篇中從物聲說到人言從人言說到文辭從歷代說到唐朝總以天假善鳴一語作骨把個千古能文的才人看得異樣鄭重然後落入東野身上盛稱其詩與歷代相較一番知其為天所假自當聽天所命又扯李翱張籍二人伴說用從吾遊三字連自己插入其中自命不小以此視人世之得失升沉宜不足以入其胸次也語語悲壯俗眼錯認不平二字為不得用扼腕何啻千里獨不思篇中言臯陶言禹言夔言伊尹言周公皆稱其鳴之善其不平處豈亦為不得用而然乎即末段說入東野身上亦以鳴國家之盛與自鳴不幸兩意雙敲原未嘗料定東野一生必不得用到底也安得以不平二字為疑坊本全不知講究本旨只贅其用許多鳴字不見重複為佳而塾師轉相教授因圖讀熟噫鷄與之言天蛙與之言海不蹈失言之過乎更世俗想寬者動謂之不平之鳴尤謬妄可笑

送陸欽州詩序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

名參字公佐

出刺欽州

點出內官補外作案

朝廷夙夜之賢

夙夜在公出仕之賢臣也

都邑游居之良

外至謂之游士著謂之賢士也

齊咨

涕洟咸以為不當去

悲而惜之有思而願留之

欽大州也

非窮刺吏尊官

也非卑秩

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

又非貶斥而為之

當今賦出于天

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

宣使即宣撫使

欽為富州

在江南尤為最宰臣之所

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

以其有可薦可用本領為君相所倚賴非枉其才也亦

不宜以為不當去

如是而齎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

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

其齎咨涕洟者為天

先一州而後天下豈

吾君與吾相之心哉

其以為不當去者謂君相一時計不及此為朝廷惜

非為陸君惜也

意于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也意見下文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

五朝

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

無與衣被而行

斂此大惠兮

施于一州

即序中所謂專而不能咸之說

今其去矣胡不為留

已上道願留者之心

我作此詩歸于

達道

達道陸君所行處

無疾其驢天子行詔欲其徐行以待後命便手

林西仲曰按李翱作陸欽州述云明于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厚風俗者餘三十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三年出刺欽州卒于道又云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不足于心者耶則陸君此行大有不慊可知矣作序送之不便說出陸君之意只借旁人之悲思寫過又駁駁過又解總結穴在道行朝廷則天下受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四句而陸君平日之賢與此番不慊之意無不畢現至說及不當去若稍稍著迹便有無數千碍看他但云非君相之心其詩末句亦但云天子有詔作歇後不了語咄然便止絕不言君相後來當作如何發付天子語中當作如何言語也此蜻蜓點水妙筆非俗眼所能知

送何堅序

何於韓同姓為近

何出唐叔虞裔孫韓王安之後說韓為何

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

學也吾為博士堅為生生博士為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為故人同姓而近

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耶

所以作堅道序送之

州人屬湖廣永州府道之守陽公賢也城道於湖南為廣州湖南楊公又賢也憑

堅為民堅又賢也賢字是一篇眼目湖南得道為廣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

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上下皆賢又交受治則教

化可大行為有道之國矣吾聞鳥有鳳者恒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是鳥

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成有道之世皆其力也

以為質

林西仲曰何堅既不得願而歸本無可送若言此番當隱有涉于孤憤

之詞或期其後來再任又似非素位之學故先以不可無言點過隨提

出堅之賢與道州湖南兩賢相遇氣味投合但相率服從其令使一方

悉無梗化於以立致太平雖潁川鳳鳴原非難事用舍行藏皆有賴於

斯世如此則不得願亦所以遂其大願也可無賀乎此等文似無一字

着紙細看起來又覺字字皆透紙背也奇哉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較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指指士大夫

夫好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較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指指士大夫

有能喜吾儒文章者楊子雲稱在門墻則麀之在樊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言所

絕浮屠之意為下此三字是文暢浮屠師文暢喜文章不見絕于儒意其周遊天下凡有

行必請于縉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言其平日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

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

是耶驗其喜文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聖人

四字是全篇關鑰此二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

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

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既慕矣是誰拘如吾徒者

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

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

也

六句皆聖人之道鋪張得廣大精微如許以動其慕。愚按宜當告之四字直貫至江河之所以流句又加而語之三字似覺重複應將下而不

當當字作去聲粘上句讀謂立言不妥當無以塞其來請之意少不得又為浮屠之說重疊告之如未段所云告而不以實者是也姑存之以俟識

者民之初生固若禽獸蠢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

尊生者養而死者藏

聖人有功於生民處

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

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

聖人之道極大而正內外體用皆全不待

他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

之耶

根上文仁義六句把中國與蠢狄對勘一番見聖人之道有來歷

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

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

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

根上文宮居粒食三句把入與禽獸

對勘一番見聖人功不可忘若知聖人

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若不知者

固不知而不為者惑也

又知喜文章又為浮屠恍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

二語指

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

無以聖人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

文暢

浮屠